

第三章 從「嘉義」到「台灣」

— 詩歌選集之編纂及其意義

在詩作之外，賴子清最爲人所熟知的即是他所編纂的詩歌選集(按：爲行文方便，以下簡稱「詩集」)。賴子清所編纂的詩集一共有五本，分別是西元 1935 年的《台灣詩醇》、西元 1954 年的《台灣詩海》、1965 年的《中華詩典》、1966 年的《圓機活法古今詩粹》以及西元 1982 年的《台海詩珠》。其中《中華詩典》以及《圓機活法古今詩粹》兩詩集雖亦有收錄台灣詩人作品，然「文人以中興復國為念」¹成爲詩集名稱由「台灣」改而成「中華」之主因，《中華詩典》亦加入了諸多隨府遷台的大陸詩人之作品，既名爲「詩典」，因而在每類詩別下加上了主題；《圓機活法古今詩粹》則可視爲《中華詩典》的擴充版本。兩詩集與純屬「台灣」或可說爲「台灣」而編選的另三部詩集有意義與結構上的不同，限於時間，以及考量觀察課題的集中性，因此筆者於此主要採取《台灣詩醇》、《台灣詩海》以及《台海詩珠》三部詩集爲主要討論範圍。

《台灣詩醇》、《台灣詩海》以及《台海詩珠》這三部詩集跨越了三個的年代，正好象徵了不同的時代意義。在這三個氛圍截然不同的時空下，在嘉義土生土長的賴子清，如何編纂出三本題名皆有「台灣」之意的詩集，究竟他是如何「編纂」一本屬於「台灣」的古典詩集？在古今浩瀚人海的古典詩界，賴子清又是如何篩選出他認爲該節錄的詩人以及詩作呢？在賴子清所選錄的詩作當中，到底描寫了台灣的何情何景？這些都是非常值得玩味與探討之處。

筆者於此章所欲探討的正是賴子清在編纂此三詩集時的編纂策略，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賴子清在編纂一本隸屬「台灣」的古典詩集時，有什麼不同或相同於其他詩集之處，而這三部詩集各自又有什麼不同以及相同之處？同時可觀察被賴子清所選入的詩人以及詩作當中，是如何刻劃不同年代不同背景的「台灣」？「台灣」這個名詞在當時爲詩人帶來了怎樣的想與感觸？這三部詩集又爲台灣留下了什麼珍貴的資產？爲突顯賴子清以一名在嘉義生長的古典文人到編纂屬於「台灣」詩集誕生之成果，筆者特將此章名爲「從『嘉義』到『台灣』」，觀看賴氏是如何地以其編纂的詩集「從『嘉義』到『台灣』」。首先，筆者將進行三部詩集內容大要的初步探討。

¹ 賴子清編：《中華詩典》，出版地不詳：文和，〈自序〉部分。

第一節 詩歌選集之內容大要

賴子清所編纂的三部詩集分別乃編於西元 1935 年的《台灣詩醇》、西元 1954 年的《台灣詩海》以及西元 1982 年的《台海詩珠》。其中第一本詩集《台灣詩醇》編於日治時期，在古典文學尙屬渾沌紊雜之際，賴子清搜羅了近七百名詩人與一千五百餘首的詩作，實屬一浩大工程，因而當時南社社長趙雲石序文道：「今者。幸有賴子清氏之詩醇其所搜求編輯者。凡吾台鄉宦流寓。翰林進士。舉貢生員。得三四百人。合近代詩人約近七百名。得詩千五百首。無體不備。多有關於台灣歷史地理。人文風俗。」甚至稱《台灣詩醇》爲「誠詩學之津梁。文獻之圭臬也。對於已往古人。尤能發潛德之幽光。網遺珠於滄海。厥功偉矣。」²由此可見《台灣詩醇》搜羅之不易與成書之貢獻。而在一本搜羅一千五百餘首以及近七百名詩人的詩集當中，賴子清是採取什麼方式分門別類呢？直至戰後初期的《台灣詩海》以及八〇年代的《台海詩珠》，賴子清在編纂上有什麼不同或相同於《台灣詩醇》之處，以下試探討之。

一、分部類別與編纂方法

翻開賴子清的三部詩集，在目錄之處可顯見其編纂方式，是採取分「類」的方法編排，在《台灣詩醇》當中〈前編〉分別是「天文、時令、地理、政治、儀禮、音樂、慶弔、集會、送別、應酬」，〈後編〉則是「遊眺、人事、人物、閨閣、文事、武備、技藝、賓飾、宮室、器用、飲食、草木、花果、鳥獸、魚蟲、詠史、雜採」，由此類別可知賴子清採取「事」或「物」來作爲區分詩作主題的依據，後頁再附錄以作者姓氏筆劃排列的題名錄，因此欲以詩人來找尋其詩作亦可一覽無遺。

正因賴子清以「分類」而非依名家方式選錄詩作，在戰後賈景德曾對詩集名爲「詩醇」道出其看法：「賴君子清。舊有台灣詩醇之作。光復以後。擴而易之。以爲台灣詩海。此不唯時之不同也。即舊名亦有商榷者矣。清乾隆間。敕編唐宋詩醇。所謂醇者。以大家之著者爲宗主。先以選家。再就家而選詩。故唐宋之盛。入選者祇李杜韓白蘇陸六家。蓋其嚴也。君原書先以分類。再就類以選詩。實異則名不宜同。更之自爲有見。況擴充之轉益美備耶。」³並非依名家分類而名爲「詩醇」，賴子清本人亦同意賈景德之言，因而在《台灣詩海》的自序當中同樣提到：「余於十九年前既編詩醇，惜名實未稱，茲又不揣固陋，弄斧班門。」⁴倍

² 賴子清編：《台灣詩醇》，台北縣：龍文出版社，2006年6月，〈序一〉。

³ 賴子清編：《台灣詩海》，台北縣：龍文出版社，2006年6月，〈賈序〉頁1。

⁴ 同註3，〈自序〉頁4。

感「名實未稱」，成為賴子清編纂《台灣詩海》的動機，因而《台灣詩海》成為《台灣詩醇》的擴大完整版本，此書依循《台灣詩醇》方式，同樣分為〈前編〉以及〈後編〉兩大類，所不同的是在〈前編〉中又分「自然部、社會部、智勇部、人事部」四大部分，〈後編〉則有「物質部、台灣部」以及五項未註明分部的「形體、慶弔災祥、送迎、宴集應酬、意志行為」項目。大致上仍可看出賴子清乃依照《台灣詩醇》以「事」或「物」分部的方法，而其他的古典詩集，諸如曾今可所編輯的《台灣詩選》⁵、瀛洲詩社發行的《瀛洲詩選》⁶、陳漢光所編輯的《台灣詩錄》⁷、林文龍所編輯的《台灣詩錄拾遺》⁸等等，則皆是以詩人為單位的分類方法，分別收錄各個詩人的詩作。因而，賴子清在詩集的分部類別上，顯然有自己獨特的想法。在《台灣詩醇》的〈自序〉當中，賴子清提到：

今日談漢學者。又不可不知詩。學詩機關。雖詩社林立。詩集繁多。而欲得有關於台灣歷史地理。人文藝物。或文明利器之題。固寥寥不數觀也。鄙人不揣謏陋。蒐集古來台灣鄉宦流寓。科甲聞人。及現代詩人佳作。……(中略)……詩凡一千五百首。作家六百九十二。以古人為主。今人為從。特殊人物。附註略歷。藉供人物之考據。現代人則二三之外。不敢妄附履歷。……(中略)……各部之中。地理遊眺宮室三部。採入特多者。以其多關台灣。所以表揚鄉土特色也。

由上述言詞之間，可以看得出來賴子清編纂此詩集的想法與意義，當中指出了其分部很關鍵的一點，即是以「台灣」為整本詩集的主軸，在「地理」、「遊眺」以及「宮室」三類之所以收錄較多詩作的原因，即是在於其「多關台灣」、「表揚鄉土特色」⁹。而在《台灣詩海》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是「台灣部」的分類，該詩集刊行於西元 1954 年，亦是戰後初期，台灣甫脫離日本政府的控制，此時賴子清編纂的詩集以『台灣』詩海為題名，分部亦包含了「台灣部」，當然在此當中包含了時代、社會以及政治等多方面複雜因素，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亦可見得賴子清對於「台灣」的重視與正視。

⁵ 曾今可編、林熊祥校：《台灣詩選》，原印行於西元 1953 年 10 月，後由龍文出版社重刊於《台灣先賢詩文集彙刊 第五輯》中第九冊《台灣詩選》，台北：龍文出版社，2006 年 6 月。

⁶ 瀛洲詩社編：《瀛洲詩選》，台北：瀛洲詩社，1963 年。

⁷ 陳漢光編：《台灣詩錄》，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年。

⁸ 林文龍編：《台灣詩錄拾遺》，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 年。

⁹ 黃美娥指出，當時台灣傳統文人對於鄉土文學的肯定與支持相當熱烈，包括賴子清《台灣詩醇》選錄詩歌作品時，標舉的「鄉土特色」，可見「鄉土文學」已成為當時文人選錄詩歌作品的判準之一。參見黃美娥：《重層現代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市：麥田，2004，頁 112。

而在「台灣部」之下的三項目分別是「台灣雜詠」、「割讓獨立」以及「台灣詠史」，採取這樣的分類法，可看得出賴子清對台灣這塊土地以及在土地上發生的歷史史事等的注重，「台灣」這個詞彙在賴子清的詩集當中清晰地跳脫出來。一直到西元 1982 年的《台海詩珠》¹⁰分類雖改為以詩人的「身份」區分為十章，分別是「進士、舉人、五貢生、廩生、監生、聞人、生員、武功官員、善士、閩秀」，乍看之下似乎顯現不出「台灣」的獨特性，然而在每一章之前對各個身份的介紹，仍與台灣的歷史息息相關，如第一章「進士」前即介紹：

漢時課士，有甲乙丙等科，後因通稱科舉曰科甲，唐始用科目取士，故曰科舉，其後宋用帖括，明清用八股試事，亦沿科舉之稱。

清康熙二十三年 公元一六八四年，台灣版圖歸清，設台灣府，隸福建省，下置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是歲建台灣，諸羅二縣儒舉，康熙卅五年建鳳山縣儒舉，文化漸備被，康熙卅三年已有台灣縣陳夢球，第於春宮，為開台進士，即第二代明延平郡王鄭經之諮議參軍陳永華之子。若據光緒台灣通志選舉表，即無進士陳夢球之名，乾隆廿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諸羅縣王克捷，登進士第，為選舉中，最初之禮闈登第者。

當中除了介紹「進士」的由來，同時介紹了「進士」如何、何時傳入台灣，以及台灣早期的進士文人。其他章節則延續此開端，於每一章之前先介紹此項「身份」的由來以及傳入台灣的歷史，再舉出幾位知名文人。同於前兩本詩集，在賴子清所編選的第三部詩集《台海詩珠》當中，仍顯見賴氏對「台灣」獨特性的重視。

二、主要收錄之詩人與詩作

前述言及在賴子清所編纂的詩集當中，網羅了許多古今詩人的作品，如南社社長趙雲石於《台灣詩醇》序文所言：「凡吾台鄉宦流寓。翰林進士。舉貢生員。得三四百人。合近代詩人約近七百名。」由此可知詩集當中所搜羅的詩人包含流寓、鄉宦、翰林、進士、舉貢、生員等，總歸是以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生活、有過「台灣經驗」的詩人為主體。

單就《台灣詩醇》一書便包含了近七百名的台灣詩人之作品，賴子清似乎欲朝向平均的原則，每位詩人大多收錄一至兩首詩作為主，而超過八首以上詩作的詩人則計有：李望洋八首、賴世觀八首、劉銘傳九首、賴惠川十首、蘇孝德十一

¹⁰ 賴子清編：《台海詩珠》，台北：編者，1982年。

首、許南英十二首、丘逢甲¹¹十五首；而在《台灣詩海》當中收錄超過十首詩作的詩人則計有：王竹修十首、陸文饒十首、錢琦十首、賴柏舟十一首、魏清德十一首、蘇孝德十一首、許南英十二首、葉際唐十三首、梁啓超十四首、林景仁十五首、賈景德十五首、施士洁十六首、丘逢甲十七首、林俊堂十八首、孫元衡十八首、賴惠川二十首、陳維英二十六首。由上述交相對照可發現有四位詩人在兩部詩集當中皆收錄了多首詩作，分別是蘇孝德二十二首、許南英二十四首、賴惠川三十首以及丘逢甲的三十二首。而在《台海詩珠》中，或是因為賴子清以詩人的「身份」分類，因此僅收錄許南英詩作六首以及丘逢甲詩作五首，並未收錄蘇孝德與賴惠川之詩作，然筆者於此仍嘗試探討此四名詩人詩作之特色，並分析賴子清之所以收錄四名詩人詩作多首之因。此外，前述言及賴子清表示《台灣詩海》乃《台灣詩醇》的「擴充」，因此所收錄的詩集不免有重複之處，然數量不多，故在此先略而不提。

蘇孝德乃嘉義人士，號「櫻村」，生於西元 1879 年，卒於西元 1941 年¹²，在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一)〉¹³提到民國十二年時舊嘉義廳轄已有十個詩社，包含羅山吟社、玉峯吟社、鷗社、樸雅吟社、月津吟社、菴社、汾津吟社、鷲音吟社、新柳吟社、庄鶯社等十社，由蘇孝德、賴雨若、林玉書等人將之組織為嘉社，不設社長，蘇孝德被推為專務，由此提攜後進，詩風大盛。賴子清與蘇孝德年代相近、同為嘉義文人，且參加過相同地方詩社¹⁴，由此可推測賴蘇兩人應為文友。賴子清共收錄二十二首蘇孝德的詩作¹⁵，單就詩題而言如〈台斗坑區雜詠〉、〈北港進香〉、〈文旦柚〉、〈懷沈斯庵先生〉、〈檳榔扇〉等，不難發現蘇孝德詩作多緊扣關於「台灣」的議題，包含台灣的事、台灣的人以及台灣的物，總體而言，蘇孝德詩作同時具有歷史以及藝術價值，然文筆之間又同時兼具自然筆觸以及優美詞彙，如〈自題櫻村朗晨圖〉¹⁶：

爛漫天真蔚國華。謾疑紅杏酒人家。比來爽氣開襟抱。初日扶桑暈彩霞。

由此詩可看出蘇孝德描寫景緻之功力，首句描繪櫻之美，接而將場景擴大至村莊的刻劃，末兩句更擴而歌誦詩題的「朗晨」，為全詩鋪排出清新自然的鄉村場景，

¹¹ 按：於詩集中賴子清「丘逢甲」皆作「邱逢甲」，筆者於此採用「丘逢甲」為主。

¹² 在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中，指蘇孝德生卒年為西元 1887-1943 年，見頁 301。此處筆者採取《嘉義市志·卷七 人物卷》中，生卒年依出生、除戶謄本為主，見賴彰能編：《嘉義市志·卷七 人物卷》(嘉義：嘉義市政府，2004年11月)，頁 65-66。

¹³ 《台灣文獻》10:3 期，1959.09，頁 79。

¹⁴ 賴子清亦曾參加過鷗社以及嘉社，見《嘉義市志·卷七 人物卷》，頁 260。

¹⁵ 兩詩集皆收錄名為〈雲海〉詩作，然則內容不同，故收錄數仍算二十二首。

¹⁶ 同註 2，頁 211。

如同此詩之景緻一般，蘇孝德筆觸亦是相當清新自然，而賴子清之所以收錄多首蘇氏之作，除了其多歌詠台灣文物之外，相信賴子清對其詩風亦是相當欣賞推崇。

賴惠川同是嘉義人，本名尙益，號悶紅老人，生於西元 1887 年，卒於西元 1962 年，賴惠川是賴子清的親堂兄¹⁷，因而兩人之間的交遊不需贅言。賴惠川為嘉義地區著名文人，著作等身，作品計有《悶紅小草》、《悶紅詞草》、《悶紅墨屑》、《悶紅墨餘》、《悶紅墨滴》、《續悶紅墨屑》等，總稱《悶紅館全集》。賴氏編選的兩詩集共收錄賴惠川詩作三十首¹⁸，賴惠川之詩作向來以題材多面、反映現實著名，不論在質或量上，皆享譽詩壇¹⁹，這亦是賴子清之所以收錄其多首詩作之主因，而詩集所收錄的這三十首詩作，雖僅是賴惠川一生作品的鳳毛麟角，卻可看出賴子清收錄的著重點。

首先在詩作題材方面，仍可看出以台灣為主體的方向，諸如〈嘉義公園〉、〈檳榔鞋〉、〈秋日謁吳鳳廟〉、〈吳鳳廟〉、〈春日訪鄭王梅〉、〈過法華寺〉等，同樣以描述台灣文物為主，江寶釵曾指出賴惠川詩作的特色是「內容具批判精神」²⁰，在這三十首詩作中亦可看出端倪，〈秋聲〉一詩²¹：

一片商飈入耳豪。離人情緒感嘈嘈。飄搖大氣層霄動。磅礴餘威萬竅號。
蟬噪殘枝憐岸柳。蛩喧古色弔城桃。可知盛殺終何極。塵海茫茫捲怒濤。

詩句由「秋聲」而起，映入眼簾的是蕭瑟的秋景配合著離人的憂愁，所聽到的是蟬噪、蛩喧，全詩充斥秋季的滄桑之感，然末兩句以「可知盛殺終何極。塵海茫茫捲怒濤。」作結，此詩原收錄於《悶紅小草》，成詩於西元 1950 年之前²²，顯見賴惠川對於現實社會的惶然不安，感到無奈且憤怒之情。

許南英(1855-1917)和丘逢甲(1864-1912)都是清末台灣進士，雖相差九歲，卻是志同道合的詩友。許南英號「蘊白」或「允白」，自稱「窺園主人」，台南府人；丘逢甲號「蟄庵」，字「仙根」，晚年更名「倉海」，詩文中長署名「南武山人」或「海東遺民」，祖籍河南南陽鎮平縣，生於「台灣府苗栗縣銅鑼灣李氏家塾潛齋公設教處」²³。許南英與丘逢甲皆生於台灣，西元 1895 年乙未割台時更奮起

¹⁷ 賴惠川為賴世英四子，賴世英乃賴世觀之大哥。

¹⁸ 兩詩集皆收錄名為〈落花〉詩作，然則內容不同，故收錄數仍算三十首。

¹⁹ 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頁 287-288。

²⁰ 同註 19，頁 291-293。

²¹ 同註 3，頁 25。

²² 《悶紅小草》乃賴惠川最早出刊之詩集，刊於 1950 年。詳見王惠鈴：《台灣詩人賴惠川及其〈悶紅墨屑〉》，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04，頁 22-24。

²³ 丘琮〈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收錄於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481。

組織義軍抗日，然不幸兵敗，也使得兩人被迫先後內渡回到大陸²⁴，儘管回到大陸後兩人境遇不盡相同，交往唱和亦逐漸減少，但生於相同年代的兩人在詩作中顯見的是其愛國之心，而這或許正是賴子清收錄多首兩人詩作之主因。許南英的〈秋蝶〉²⁵：

萬花落盡寂無言。醞釀靈機一息存。對影滕王重寫照。化身莊叟為招魂。
蓬山仙去留遺跡。粉署官閒斷主恩。慘淡西風叢菊冷。舞衣已倦過牆根。

以及丘逢甲的〈東山感秋〉²⁶：

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
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目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

兩詩同樣以「秋」為出發點，儘管所見的對象、地點不相同，然而在傷感「秋」的背後，卻有一股相同的無力愛國之愁，這樣的「秋」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僅僅是季節之秋，更是哀國之「秋」，如此深層的痛心之感之所以不謀而合地出現在兩位詩人的詩作中，正是因為他們皆對台灣有濃厚的愛國之心。賴子清為何收錄許南英、丘逢甲多首詩作之因，或許亦是有感於兩人對台灣的貢獻以及化為詩作的愛國之情。

上述四名詩人—蘇孝德、賴惠川、許南英、丘逢甲—賴子清在詩集當中收錄了較其他詩人明顯多首的作品，經過探討之後可發現四名詩人顯著的共通點，即是詩作中充斥著以「台灣」為主體的景象，詩人們觸目所及、所思所感皆是「台灣」這塊生長的土地，此點和前述分析賴子清編纂的詩集所分部的的方法一致，主體性皆強調「台灣」，對於台灣所發生的事或物，詩人們巧妙地幻化為詩作，紀錄下詩人眼中此時此刻的台灣。

除了蘇孝德外的三名詩人皆有個人詩集，賴惠川有《悶紅小草》等作、許南英有《窺園留草》、丘逢甲亦有《嶺雲海日樓詩鈔》，可見得賴惠川、許南英以及丘逢甲本身即是屬於「多產型」的詩人，加以三人詩作除文筆優美外，題材多放眼於台灣²⁷，這亦是賴子清之所以選錄三名詩人多首詩作之主因。蘇孝德雖尚無

²⁴ 李蹊、丘晨波〈許南英與丘逢甲〉，收錄於吳宏聰、李鴻生主編：《丘逢甲研究(一九八四年—一九九六年兩岸三地學者論文專集)》，台北：世界河南堂丘氏文獻社，1998.12月，頁228-235。

²⁵ 同註2，頁329。

²⁶ 同註2，頁43。

²⁷ 賴惠川、許南英以及丘逢甲三人詩作皆受到近代矚目並研究，三人相關碩博士論文研究計有：王惠鈴《賴惠川〈悶紅墨屑〉研究》、劉芳如《賴惠川〈悶紅詠物詩〉考釋》、楊明珠《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賴筱萍《許南英及其窺園留草研究》、楊明珠《台灣海東四子研究》、賴曉萍《丘逢甲潮州詩研究》、徐肇誠《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研究》、楊護源《丘逢甲：清末台粵士紳的各

詩作集結成書，然由其文學活動可知當時蘇氏相當活躍於嘉義地區的地方詩社，因而詩作乃以散篇形式發表於詩社刊物之上，在《嘉義縣詩苑》²⁸中收錄蘇氏十一首詩作，其中賴子清便收錄了八首詩作於兩本詩集當中，可見蘇氏的詩作並非以多產著稱，然賴子清卻認為這些詩作皆有一定的代表意義。細看蘇氏詩作可發現，蘇氏所歌詠的對象不僅僅是台灣，多數更是以嘉義為關懷點，如〈過樣圃有感〉由樣風寫嘉義、〈吳鳳墓〉、〈北港進香〉、〈台斗坑區雜詠〉、〈玉山春望〉等更直接以嘉義地區為主題。另一首未被賴子清收錄的長詩〈諸羅懷古〉，則從玉山寫起嘉義的地靈人傑轉至嘉義的戰事頻仍，並描寫林爽文之亂使台灣失陷，然嘉義卻能在此慌亂的情況下發揮堅韌不拔的精神，而這也正是蘇孝德詩作風格²⁹，由此可知，賴子清在收錄詩作時，代表嘉義甚或台灣面向的詩作，都是他所重視的。

當然除了上述四位詩人外，日治時期多位文人亦寫過諸多關於台灣之詩作，然而賴氏之詩歌選集明顯收錄這四位詩人之詩作較多，筆者認為當中必然有其考量之因素。透過前述分析可知，賴子清之所以多收錄這四位詩人詩作多於其他詩人之因，不僅因為四名詩人平日所寫詩作關懷主力即放在「台灣」之上，並且能夠成熟地運用優美的詞藻化所思所愁、甚至是無法明確指出的沉痛於詩作中，而這點也正是賴子清編纂一部屬於台灣詩集的主因。

第二節 古典詩人眼中之「台灣」

在賴子清所編纂的這三部詩集當中，究竟紀錄下當時台灣的何種面貌？在數百名台灣古典詩人眼中的台灣又呈現何種景緻？以下分為台灣之物、台灣之景、台灣之事以及台灣之思，四個不同的面向探討之。

一、台灣之物

詩集當中所描寫的台灣之物方面，《台灣詩醇》當中主要有「賓飾」、「宮室」、「器用」、「飲食」、「草木」、「花果」、「鳥獸」以及「魚蟲」等部描寫台灣之物；《台灣詩海》則有「宮室」、「器用」、「珍寶服飾」、「飲食」、「瓜果蔬菜」、「草苔竹木」、「百花」、「鳥獸」以及「鱗介昆蟲」等部描寫台灣之物。在台灣之物方面，

案研究》、王惠鈴《丘逢甲、「詩界革命」及其與日治時期台灣傳統詩界的關係》，研究清楚指出三人詩作與台灣密切的關聯性。

²⁸ 賴柏舟編：《嘉義縣詩苑》，嘉義縣：嘉義縣文獻委員會，1972.05。

²⁹ 同註 19，頁 303-304。

筆者擇當中所食之物與日常所用之物，以一窺當時台灣詩人著眼點於何？

在賴子清編纂的三詩集當中，描繪台灣飲食方面的詩作扣除重複收錄的部分，約近八十首詩作。明朝部分收錄了沈光文兩首詩作，分別如下：

〈釋迦〉³⁰：

稱名頗似足誇人。不是中原大谷珍。端為上林栽未得。祇應海島作安身。

〈番柑〉³¹：

種出蠻方味作酸。熟來包燦小金丸。假如移向中原去。壓雪庭前亦可看。

沈光文在西元 1652 年因颱風漂泊而來到台灣，兩詩雖僅簡單描繪果實的名稱或滋味，卻皆提到了「中原」字眼，一是指釋迦「不是中原大古珍」，二是稱番柑假若能夠「移向中原去」，沈氏以一個「外來者」姿態看待此兩種果實的立場明顯，對他而言，「釋迦」與「番柑」都是新鮮特別，在中原未曾看過嚐過的新食物。

至清朝年間，詩人在描寫食物的題材方面也更多元，然而詩人是如何看到這些食物呢？先看一首范咸的〈九頭柑〉³²：

傳來海上得分甘。玉乳瓊漿舊未諳。千樹何當誇異種。九頭今始識真柑。
曾經黃帕分攜重。不厭筠籠取次貪。正值上元嘉節後。洞庭休再憶江南。

九頭柑即虎頭柑，原產於大陸福建、廣東一帶，范咸³³生於浙江，於乾隆十年(西元 1745 年)來台任監察御史兼理學政，在任兩年。此詩形容九頭柑滋味甚佳、如「玉乳瓊漿」，但可以想見，在范氏口中所食九頭柑之甜美不僅是味覺上的，更是回味中原江南家鄉的心靈果實，因而此處的九頭柑對范氏而言是懷想中原時解思之物，范氏已逐漸將視野拉回中原，並直言何需誇「異種」。

而另一位同樣寫過〈九頭柑〉³⁴的詩人莊年³⁵，乃於乾隆八年(西元 1743 年)接替劉良璧為分巡台灣道按察使司副使，時間與范咸相近，在此詩同樣讚揚九頭柑的美味外，仍將視野停留在中原寫道：「紅出洞庭微帶澀」、「怪底淮南移枳後」，

³⁰ 同註 3，頁 206。

³¹ 同註 3，頁 207。

³² 同註 2，頁 320-321。

³³ 范咸，自貞吉，號九池，又號浣浦，浙江仁和人。

³⁴ 同註 3，頁 207。

³⁵ 莊年(1703-?)，字榕亭，江南長洲(今江蘇今縣)人。乾隆八年接替劉良璧為分巡台灣道按察使司副使。

莊年強調九頭柑的產地，並稱「海外嘗新歲已三」，來台任職對莊氏而言某層面上如同前述沈光文，有部分新鮮、「嘗新」的意味。

或限於清朝時期古典詩人大多來自中原地區，在描寫食物方面除上述將視野拉回中原外，其餘作品仍侷限於表面上味覺之感，除張湄³⁶、范咸寫過〈檳榔〉³⁷以及王凱泰³⁸寫〈檳榔筍〉³⁹外，其餘詩作在種類上亦多集中於釋迦、九頭柑、佛手柑或龍眼等來自中原地區的產物，在日常用物方面則更少著墨。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在鳳山出生的黃清泰⁴⁰的〈西螺柑〉⁴¹：

踰淮化枳笑區區。試問江南有此無。書字從甘名不愧。醫人消渴病全蘇。
梨雖清品難為偶。蔗亦長材惜太粗。今日孫枝傳遍處。丰裁不減味微殊。

西螺柑產自雲林縣西螺，因之得名，黃清泰雖非雲林人，然在描寫西螺柑時卻引以為傲地稱：「試問江南有此無」，並讚揚嚐過西螺柑可讓病人解消渴並忘了病痛，雖有誇大之處，但可見的是黃清泰是以一個「自家人」的心態在誇揚西螺柑的絕美風味。此詩別於其他清朝之作，在三部詩集中獨秀一枝地以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產物為傲，首度將中原的視野縮小至台灣，而此文風越近日治時期越多作家開始注意到屬於「台灣」的產物，如同樣寫〈西螺柑〉⁴²的唐贊袞⁴³亦強調西螺柑的產地：「離離青磊砢，佳種出螺西。」如此美味的佳種甜柑出於西螺，亦使由中原來台的唐氏讚不絕口。

降至日治時期，古典詩人在食物方面的題材逐漸多元化起來，除果物外亦開始注意到台灣佳節所食之物，如張李德和⁴⁴〈春餅〉⁴⁵（即春捲）、林玉書⁴⁶與陳春連⁴⁷皆寫過〈月餅〉⁴⁸、張達修寫過〈角黍〉⁴⁹等，在物品方面則有陳根泉⁵⁰〈壓

³⁶ 張湄，字鷺洲，號南漪，又號柳漁，浙江錢塘人。乾隆六年(西元 1741 年)由翰林院遷巡台御史，兼理提督學政。

³⁷ 前詩於《台灣詩醇》，頁 300。後者於《台灣詩海》，頁 203。

³⁸ 王凱泰(1823-1875)，初名敦敏，字幼絢，又字幼軒，號補帆，又號補園主人，江蘇寶應人。光緒元年(1875 年)渡台，居台五月因積勞受瘴癘，十月還福州，卒於官。

³⁹ 同註 3，頁 208。

⁴⁰ 黃清泰(1766-?)，字淡川，一字承伯，鳳山人。

⁴¹ 同註 3，頁 207。

⁴² 同註 2，頁 321。

⁴³ 唐贊袞，字韞之，江蘇善化人。同治十二年(西元 1873 年)舉人，光緒十七年(西元 1891 年)知台南府，署理台灣道兼按察使銜。

⁴⁴ 張李德和(1892-1972)，字連玉，號羅山女史、琳鄉山閣主人、題襟亭主人、逸園主人，乃嘉義地區著名女詩人。生於雲林西螺，年二十于歸嘉義醫師張錦燦，遂冠夫姓為張李氏。

⁴⁵ 同註 3，頁 202。

⁴⁶ 林玉書(1882-1965)，字臥雲，號香亭，又號六一山人，嘉義人。

⁴⁷ 陳春連，生卒年不詳，字華璧，宜蘭人。

⁴⁸ 前作於《台灣詩海》，頁 202。後者於《台灣詩醇》，頁 299。

⁴⁹ 角黍即粽子。同註 3，頁 201。

歲錢》⁵¹、林其美⁵²〈爆竹〉⁵³、林開泰⁵⁴〈春燈〉⁵⁵以及王少滄⁵⁶〈賀年片〉⁵⁷等。而最值得觀察的，是詩人開始注意到最貼近自己所生或所居地的食物，如嘉義的林玉書寫了〈愛玉凍〉⁵⁸、同是嘉義的賴柏舟與蘇孝德皆寫過〈擘龍眼乾〉⁵⁹，而宜蘭的莊木火與李康寧則寫過〈郁李〉⁶⁰，莊木火詩中直接提及：「最好滋喉兼潤肺，宜蘭名產早留題。」以郁李為宜蘭名產感到歡喜與驕傲之情。此外，一般百姓果腹的食物也成為詩人筆下主題，黃水沛⁶¹寫的〈綠豆粥〉⁶²即當時的綠豆糜，是一種糜加綠豆煮成的食品，根據記載是百姓宵夜或點心的食物⁶³，另外許藜堂⁶⁴寫的〈鹽菜肚〉⁶⁵中的「鹽菜」即鹹菜，乃芥菜以做菜脯的方法處理而成，乃當時百姓的桌上菜⁶⁶。

最特別的則是「檳榔」，檳榔原是台灣南部的特產，之後流行於全台，在《台南市志·人民志》提到：「台灣南部多產檳榔，幹直而聳，高可二、三丈，葉大如鳳苞，秋初子熟，採而剖之，裹以芨葉，和以蠣灰，男女耽嚼，宴客時以之薦客，先於茶酒，謂食之可避瘴。男女議婚，以此為禮。朋友發生齟齬，亦以檳榔相敬，則可釋嫌。」⁶⁷由此可知，檳榔在清朝後期以降日治時期普遍在台盛行，無論婚聘或爭議，皆可把檳榔當禮品相互贈送。而前述提及清朝時代張湄、范咸以及王凱泰分別寫過〈檳榔〉以及〈檳榔筍〉，至日治時期檳榔除了「吃」以外，台灣人更將檳榔製成「用品」，如賴惠川一首〈檳榔鞋〉⁶⁸：

尖翹輕印海南煙。兩外芳踪瘦可憐。着地無聲移玉筍。凌波微步襯金蓮。
偶留艷迹春泥淺。細綴珠綦粉籜堅。女界即今誇健足。宵征響屐更天然。

⁵⁰ 陳根泉，生卒年不詳，台北人。

⁵¹ 同註 2，頁 253。

⁵² 林其美，生卒年不詳，淡水人。

⁵³ 同註 3，頁 196。

⁵⁴ 林開泰，生卒年不詳，字椒村，新巷人。

⁵⁵ 同註 3，頁 196。

⁵⁶ 王少滄，生卒年不詳，字嬌娥，台中閩秀。

⁵⁷ 同註 10，頁 270。

⁵⁸ 同註 2，頁 300。

⁵⁹ 嘉義山間多產龍眼樹。同註 3，頁 206。

⁶⁰ 郁李，俗稱紅肉李，乃宜蘭特產。同註 3，頁 203。

⁶¹ 黃水沛(1884-1959)，字春潮，號覆甌，又號老蒼、春星，台北人。

⁶² 同註 3，頁 201。

⁶³ 片岡巖：《台灣風俗誌》，台北市：大立出版社，1981年，頁 39。

⁶⁴ 許藜堂，生卒年不詳，嘉義人。

⁶⁵ 同註 3，頁 201。

⁶⁶ 片岡巖：《台灣風俗誌》，頁 35。

⁶⁷ 黃典權、游醒民：《台南市志》卷二「人民志」之〈禮俗篇〉，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

⁶⁸ 同註 2，頁 255-256。

鞋頭又尖又翹的檳榔鞋穿在腳上相當輕巧，甚至在腳履地面時不會發出聲響，彷彿女子裹小腳般的凌波微步，由此可見檳榔鞋在當時不僅受到女子的歡迎，同時男子更喜愛觀看女子穿檳榔鞋時婀娜的姿態。此外，蘇孝德的〈檳榔扇〉⁶⁹道：「蒲葵桃葉費工夫。爭及檳榔意匠殊。珍重憑郎好提挈。秋風寧忍棄捐無。」而余慶鐘的〈檳榔扇〉⁷⁰：「輕搖素柄肅清高。皎皎雲腴隻手操。不共齊紈爭取媚。海南風骨自蕭騷。」蒲葵桃葉製成的檳榔扇拿在手中輕輕地擺動，微風便隨之徐徐吹來，成為當時實用又美觀的民生物品。由此可見，檳榔在當時不僅是送禮的最佳選擇，可以吃在口中，也可以穿在腳下，甚至拿在手中，檳榔可說普遍於全台，成為台灣人既流行又不可或缺的民生日用品。

總體而言，由上所述可以察覺日治時期古典詩人在台灣之物方面，描寫主題更多元化，同時也更貼近當時人民生活景象，可以看出日治以降台灣地區百姓生活的簡單輪廓。此外，詩人亦逐漸重視自己生長處的特產，在詩集當中相較於明清時期的詩人，日治以降的詩作更深刻而廣泛地描寫了人民所食以及用之物，或者可以說，日治以降的古典詩人較之前的詩人更注意到自己生活週遭的物品，加以當時詩人多出生於台灣地區，對於「台灣」這塊土地較前行詩人更具有歸屬感。

二、台灣之景

在《台灣詩醇》當中主要有「天文」、「時令」、「地理」為描繪台灣之景，而《台灣詩海》則有「天文」、「時令」、「節序」以及「地理」等四部描繪台灣之景，另有分散於其他部門，實為寫景之詩。總體而言，三部詩集當中多首描繪台灣之景詩作遍佈了台灣各個區域，由詩題便可一窺端倪，諸如北門王炳南的〈珠潭泛月〉、新竹鄭拱辰的〈北郭煙雨〉、台中林建寅的〈屯山積雪〉、台中吳燕生的〈諸羅春色〉、台南陳圖南的〈屏東春曉〉等，直接將台灣各地域題在詩名內。究竟在古典詩人眼中台灣的景緻為何？而在這三部詩集所搜羅約三百餘首的寫景詩作跨越了三百年的時空，不同時代的詩人看到了怎樣的台灣之景？其關懷點是否有何不同？

透過賴子清所編纂的詩集可發現，明清時代詩人的寫景詩作多著重在「八景」部分，包括「台灣八景」、「鳳山八景」、「台陽八景」、「淡北八景」以及「彰化八景」等八景詩上。而所謂「台灣八景」之名目最先出現於康熙三十四年(西元 1695 年)，由台廈兵備道高拱乾主持修纂的《台灣府志》⁷¹，八景細目為：安平晚渡、沙鯤漁火、鹿耳春潮、雞籠積雪、東溟曉日、西嶼落霞、澄台觀海以及斐亭聽濤。

⁶⁹ 同註 3，頁 193。

⁷⁰ 同註 2，頁 290。

⁷¹ 任葵：〈台灣八景以及高拱乾的題詠〉，《文史知識》第 5 期(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16-21。

高拱乾不僅為台灣八景定名，並首作題詠八首詩作，而這八首詩作除了〈雞籠積雪〉一詩外，賴子清皆分別收錄於《台灣詩海》中。

高拱乾⁷²生於陝西，清康熙年間人士，康熙三十年(西元 1691 年)台廈道缺，以高氏有識略並熟悉沿海情形，經督撫兩院會薦，奉特旨陞補分巡台灣廈門兵備道，並兼理學政，於翌年蒞任，直至康熙三十四年秩滿，陞浙江按察使，在台停留三年餘的光景⁷³。其間，高拱乾除修纂一部《台灣府志》外，便以為台灣八景定名並首作題詠，成高氏為台灣留下彌足珍貴的文學遺跡。八景詩紀錄下高氏對台灣名勝美景的觀感，同時也為清康熙時代的台灣描繪下歷史性美麗的寫真，諸如八景詩之首的〈安平晚渡〉⁷⁴：

日腳紅彝壘。煙中喚渡聲。一鉤新月淺。幾幅淡帆輕。
岸澗天遲暝。風微浪不生。漁樵爭去路。總是畫圖情。

安平故址即今日的台南市，十七世紀荷蘭殖民者曾在此處建築一侵略據點，即「熱蘭遮城」(Zeelandia)，亦稱為安平城或赤崁城。由此詩可看出高拱乾眼中的安平城景象，在天色昏黃、明月微露時，昔日紅毛城的岸邊仍有人潮熙攘往來，數艘帆船飄揚於海岸上，漁夫與樵夫則在辛勤工作一天之後，匆忙地搭船踏上歸途，平靜繁忙的港口景緻，彷彿如圖畫一般優美。高氏短短數筆，勾勒出在清朝康熙年間台灣安平城的景象，不僅僅描繪下當時小老百姓庸庸碌碌的生活，更突顯在荷蘭人侵台殖民過後，兵火已息，百姓得已回歸正常生活的祥和景貌。

在高拱乾著名的「八景詩」出現後，明清詩人亦紛紛效起，寫下諸多美麗的八景詩作。在高氏之後，時光往後移動約半個世紀，乾隆年間生於江蘇的陸廣霖⁷⁵亦寫下標題相同的〈安平晚渡〉⁷⁶：

高城極目勢蒼茫。向晚歸人一葦航。月淨波光浮遠白。霞銜帆影帶昏黃。
參差樓閣迷雲樹。掩映漁燈上女牆。市井只今誇極盛。可知濟渡賴津梁。

陸廣霖乃於乾隆九年(西元 1743 年)調知彰化縣事，至十三年去任⁷⁷，正好晚了高

⁷² 高拱乾，字九臨，陝西榆林衛人，康熙二十一年(西元 1682 年)任戶部郎中，二十九年任泉州知府，三十年因台廈道缺陞補分巡台灣廈門兵備道，隔年蒞任，三十四年秩滿。在台期間，深感纂修府志之必要，以季麒光「台灣郡志稿」為底本，纂輯《台灣府志》十卷，於三十五年刊行。

⁷³ 張子文、郭啓傳、林偉洲撰：《台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台北市：國家圖書館，2003 年，頁 400-401。

⁷⁴ 同註 3，頁 66。

⁷⁵ 陸廣霖(1706-1780)，字用賓，一字補山，號簡園，江蘇陽湖人。

⁷⁶ 同註 2，頁 84。

⁷⁷ 同註 73，頁 551。

拱乾來台約五十年，同樣來到安平城、同樣在昏黃時刻，寫下了這首相隔半個世紀的詩作，和高拱乾詩作相同的是，陸氏同樣描寫了傍晚安平港民眾返家的熱鬧匆忙景象，與安平城的殖民歷史對照，格外帶有一種與世無爭的祥和感。除此之外，陸氏寫下「參差樓閣」、「掩映漁燈」等繁華景象，則有別於高拱乾單純呈現安平城的靜謐，更增添一股時代進步的華麗色彩，安平市井熱鬧的盛況透過詩作而躍於紙上。

上述兩詩人除同樣為台灣留下八景詩之作外，兩人亦同樣因公由大陸短暫來到台灣，因而兩人詩作更多呈顯了某部分的「遊人」眼光，在他們筆下的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負有盛名的「八景」，台灣八景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詩作的主題。

除了高拱乾以及陸廣霖外，上至明朝的盧若騰⁷⁸，以至清朝的錢琦⁷⁹、莊年、朱仕玠⁸⁰、余文儀⁸¹、章甫⁸²...等人，皆於來台期間寫下了台灣各地名勝的八景詩作，除了由大陸渡台的詩人之外，本地詩人如王璋⁸³、卓夢采⁸⁴、王賓⁸⁵、曾作霖⁸⁶、黃敬⁸⁷...等，彷彿一股文學潮流，亦紛紛寫下諸多八景詩作，在賴子清所編纂的三部詩集當中，上述詩人所留下的八景詩作包括了「彰化八景」、「淡北八景」、「台陽八景」、「苗栗八景」、「鳳山八景」等等的產生，這些描繪各地八景名勝的詩作，在詩集當中大約占了明清詩人詩作的三分之二之多。由此可見，明清時代的台灣詩人或紀念來台所欣賞的美景、或隨著文學潮流，留下了諸多描繪名勝的八景詩作。

而隨著清朝逐漸跨入日治時期，台灣無論在時代、政局、社會等等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改變，詩人們又是如何看待台灣的景緻呢？首先，最明顯的是在詩作主題方面，明清盛行的八景詩或因為前人大量寫作、或因文風潮流不再、或因詩人關懷點開始轉移，此類詩作減少了許多，取而代之的，乃詩人們描繪所生或所居土地的詩作，如賴子清收錄自己的〈阿里山〉⁸⁸之作：

櫻花放艷石楠嬌。六塔春深未寂寥。活畫十洲圖一幅。人家點點傍山腰。

⁷⁸ 盧若騰(1599?-1664)，字閑之，一字海運，號牧州，福建同安金門人。鄭成功舉兵金、廈，以若騰宿望名儒，加賓禮焉，乃徙鷺江，居浯島，十八年與進士沈佺期、許吉燦等同州渡海。

⁷⁹ 錢琦(1704-?)，字相人，一字湘純，號嶼沙，又號述堂，晚號耕石老人，浙江錢塘人。乾隆十六年以御史巡視台灣，兼理台灣學政，次年九月返京。

⁸⁰ 朱仕玠(1712-?)，字璧豐，又作璧峰、碧峰，號筠園，福建邵武府建寧縣人。乾隆二十八年(西元 1763 年)移台灣府鳳山縣儒學教諭。

⁸¹ 余文儀(?-1782)，字寶崗，浙江諸暨人，乾隆二十五年由漳州知府調知台灣府事。

⁸² 章甫(1755-1816?)，字申友，一字文明，號半崧，福建泉州人。三十二歲遷台。

⁸³ 王璋，字昂伯，台灣縣(今台南)人。

⁸⁴ 卓夢采，字狷夫，鳳山縣人。

⁸⁵ 王賓，乾隆三年(西元 1738 年)舉人，鳳山縣人。

⁸⁶ 曾作霖，字雨若，嘉慶二十一年(西元 1816 年)舉人，彰化縣人。

⁸⁷ 黃敬，字景寅，咸豐四年(西元 1854 年)膺歲貢，淡水關渡莊人。

⁸⁸ 同註 3，頁 54。

鐵軌斜懸日可攀。白雲如浪撼螺鬟。行人指點皚皚處。一代連峯是玉山。

賴子清生長於嘉義地區，對於當地最著名的阿里山便寫下了此詩，詩人眼前的景緻已化爲一幅圖畫，櫻花綻放、白雲圍繞，賴氏在此詩寫下說明道：「海拔三千尺至八千尺，森林積一萬一千公頃，千古斧斤不入之原生林，老樹鬱蒼，即扁柏，紅檜，亞杉，姬子松，榲，櫟，而雜木為黃心樹，楠仔，鈎栗…」他不僅描繪景緻之優美，更紀錄下阿里山生長的樹木植物，在詩人眼中，阿里山已超過一般遊客眼中的名勝，更是身爲嘉義人的賴氏所珍視、驕傲之處，一如新竹詩人王松⁸⁹在〈遊五指峯下〉⁹⁰中亦有「茲遊太奇絕。不禁向人誇。」之句。此外，試看新竹詩人謝景雲⁹¹的〈竹東道上〉⁹²：

凌空五指半籠雲。雨點飛來帶夕曛。忙把粟堆遮稻藁。鄉村兒女也辛勤。

謝景雲乃新竹著名詩人，所寫諸多詩作皆圍繞在新竹土地之上⁹³，此詩即通往竹東道上的隨性之作。在詩作當中謝氏呈顯了高空白雲中圍繞五指山的優美，五指山亦是新竹當地的重要象徵，而忽來的點點細雨昏暗了天空，原在一旁曬著穀稻的農家不顧淋在身上紛飛的雨點，趕緊將穀稻覆蓋上農具。詩作短短四句，卻清楚地描繪出一幅竹東農家極寫實而平凡之景象，詩境流露出平淡之美，同時也可見謝氏對竹東農家的憐惜之情。

一如賴子清、王松以及謝景雲對本身所生所居處有更深一層情感描寫的詩作，另可以宜蘭李望洋⁹⁴所寫的〈宜蘭雜詠〉⁹⁵爲代表，詩作包含了八首小詩，分別描繪了宜蘭的「宜蘭形勢」、「民番集處」、「文風日上」、「貨船入口」、「鄉多魚米」、「北關海潮」、「龜山曉日」、「境比桃源」八種面向，在「民番集處」中：

玉山高竝歲常寒。秋水澄清一色看。七十餘年歸治化。番黎今亦整衣冠。

漢人與番人的相處或相對情況亦曾在宜蘭上演著，李望洋此詩以「民番集處」爲小題，似乎使人爲之緊張，然內容卻輕淡地描寫了番人的歸於治化，並且穿上了漢人的服飾，簡短數語勾勒出宜蘭地區的祥和之氣。此外如「文風日上」：

⁸⁹ 王松(1866-1930)，字友竹，又字寄生，號滄海遺民，新竹人。

⁹⁰ 同註 3，頁 52。

⁹¹ 謝景雲(1900-1969)，本名新年，字景雲，號小東山，新竹樹林頭人。

⁹² 同註 2，頁 176。

⁹³ 謝氏詩作可參考詹雅能、黃美娥編校：《聽見樹林頭的詩歌聲》，新竹市：竹市文化局，2004年。

⁹⁴ 李望洋(1829-1903)，字子觀，號靜齋，宜蘭頭圍人。

⁹⁵ 同註 2，頁 92-93。

版籍圖收七十年。萬家煙火戴堯天。菁華自是隨時發。文運何曾限海邊。

以及「鄉多魚米」：

西山爽氣入斜陽。城市人來個個忙。買得米魚歸去後。三餐無餒傲羲皇。

雖含些許的政治色彩，然在李氏的作品當中，可清楚地看到接近日治時期的宜蘭地區百姓不僅豐衣足食、漢番能夠和平相處、文風亦日漸蒸蒸日上，最末更以「境比桃源」為結，〈宜蘭雜詠〉組詩以外在、內在各個面向深入地介紹了宜蘭當地，這無非是對宜蘭有深刻感情的詩人得以寫出的詩作，語氣中更包含了引以為傲之心。

由上述可發現，在賴子清所編纂的三部詩集當中，明清時代的詩人，無論是短暫來台停留的、或是在台灣生長的，詩題大多停留在台灣著名的八景或名勝景點之上，較以「遊客」的心態去著墨詩作；而逐漸接近日治時期，亦有越來越多的詩人為自己所生所居的土地寫下內心深處較為深刻的情感，即使只是最平凡無奇的鄉村或道路，在詩人眼中便呈現了不一樣的景緻。在賴子清的三部詩集當中，詩人眼中的台灣之景由外在優美的名勝美景，轉化為詩人心中無可取代、最親切的絕美樣貌，詩作已不僅單純描繪景色之美，詩人更寓情於景、融景入情，寫下詩人心中最美的故鄉景緻，也對「台灣」這塊生或長的土地有更深一層的認知與情感。

三、台灣之事

在《台灣詩醇》當中計有「政治」、「儀禮」、「音樂」、「慶弔」、「集會」、「送別」、「應酬」、「遊眺」、「人事」以及「文事」等部記載台灣之事；《台灣詩海》當中則有「祭祀宗教」、「歷史」、「文事」、「人物職業」以及「麗人香豔」等部記載台灣之事。究竟在賴子清所搜羅的詩集當中，古典詩人紀錄下了當時台灣哪方面的事蹟？著眼點又為何？筆者初步觀察，在詩集當中所紀錄的台灣之「事」呈現面向較為複雜、多元，因而筆者於此採取古典詩人所觀察到的台灣當時社會面向上之事來探討之。

在賴子清的詩集當中，明清時代詩作較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們看到了台灣較為「不同」的一面，也就是「番族」的風俗。清同治年間的何澂⁹⁶寫下一首〈高

⁹⁶ 何澂，字竟山，浙江山陰人。同治十三年(西元 1874 年)，沈葆楨督台灣海防，何澂以知府奉

山族〉⁹⁷：

遑論宋士與金民。平埔高山迥不倫。憑著刺桐花紀歲。每剝大樹腹藏身。
生涯林莽惟搜鹿。事業箕裘在殺人。我聽番歌疑梵韻。手牽足頓別傳神。

在何澂眼中，高山番族的生活以及風俗都是較為落後的，由詩中可知，番族沒有年、月的時間觀念，僅以刺桐花開為一年，並且北港王字番死後，番人挖大樹放入其屍體，隔年樹幹蒼翠茂密，因此後代子孫便以牲牢祭祀，這些都成了高山番族的風俗特色。本詩乍看之下，彷彿單純記述之語，然而何澂於詩中一語「事業箕裘在殺人」，明顯可看出詩人對番族風俗觀念落後的不適與奇異。

同樣講述番族風俗的另有張湄〈番俗〉⁹⁸，當中言及：「月幾回圓禾幾熟。歲時頻換不知年。」再次指出番族以自然界狀態為時日的習俗；而在鄭燾〈番俗〉⁹⁹中，則指出了番俗母性社會的特質，詩中道：「豈但俗情偏愛女。草中都不長宜男。」由此段可見，明清時代詩人筆下的番人生活不同於漢人，在他們眼中是特別、甚至有些許落後的民族，事實上番人卻是比漢人更早生活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族群，但在屬於「外來者」身份的漢族詩人眼中，番族雖屬於台灣的一部分，卻是較「特異」的一群民族。

此外，筆者發現，明清時代詩人除了對番族的觀察外，對於平地漢人的信仰風俗方面也多有紀錄，然而其中卻不乏批判之詩作，在陳維英¹⁰⁰〈稻江建醮〉¹⁰¹中直指：

祭鬼供神款客疲。富家難受況貧兒。衣裳典盡飢寒至。神鬼無聞客不知。

在十九世紀初，民風尚未開化，香火鼎盛的廟宇不在少數，祭拜亦是台灣人民生活常見之事，陳維英於此卻能指出祭祀的鋪張浪費不可取之想法，實屬難得。然於此詩當中明顯可看出的是，當時台灣人民信仰的虔誠以及迷信的程度，不論祭鬼或供神，只要是有關祭祀的時節或廟宇，不分富貴與貧窮，人民皆竭盡心力去祭拜，僅求神鬼的庇護與保佑，然而即使典當家產祭祀，詩人以「神鬼無聞客不知」一語道破，欲打破人民迷信的迷思。同樣欲打破人民信仰迷思的詩，另有彭

檄隨營，處理撫署文案。

⁹⁷ 同註 3，頁 128。

⁹⁸ 同註 3，頁 76。

⁹⁹ 同註 3，頁 76。

¹⁰⁰ 陳維英(1811-1869)，字石芝，一作碩芝，亦作實之，號迂谷，淡水廳大龍峒港仔墘人，原籍福建同安。

¹⁰¹ 同註 3，頁 78。

廷選¹⁰²〈普渡雜詠〉¹⁰³：

祀典原來肅屬壇。民間禳醮祝平安。若云冤鬼須超度。何必森羅設判官。

在詩人眼中，超度冤鬼的儀式與民間信仰的判官乃相互衝突的，既然人民普遍相信陰間有判官的存在，又何必年年耗費金錢與心力去普渡鬼魂呢？此詩與陳維英〈稻江建醮〉語意上雖不竟相同，卻皆點出當時台灣人民普遍的迷信風俗，兩人以較為科學而進步的觀點來看當時熱衷祭祀的人民，寫下反省意味深厚的詩作。於賴子清詩作當中的明清詩人，紀錄下信仰、祭拜風俗的仍有不少詩作，然筆者取此兩首批判意味較重的詩作，反而可明顯看出當時台灣人民對於信仰的依賴與重視。

若由上述看來，明清時代的詩作當中，對於台灣之事紀錄較多且較具台灣特色的詩作當屬番人以及祭祀之風俗。從當中可看出的是明清詩人對番人存在一種不同於「漢人」、不同於「一般」的觀感，詩人對番人流露出奇異的眼光；而民間盛行的祭拜風俗，由明清詩作當中可看出當時的盛況，卻也在部分詩人筆下流露出反思、批判意味。

至日治時代以降，詩人所紀錄有關台灣之事較為龐雜，延續前述祭祀風俗方面，蘇孝德寫有〈北港進香〉¹⁰⁴一詩：

蹟著湄洲古。靈昭笨港新。母稱天上聖。人仰海中神。
香火隨緣集。燈旗夾道陳。願邀慈澤庇。清宴慶長春。

相較於明清時代陳維英及彭廷選詩作，此詩明顯平靜地記述台灣人民在北港進香的盛況，香火冉冉、燈旗圍繞，最末更以「願邀慈澤庇。清宴慶長春。」作結，全詩呈現靜謐而祥和之感。此外，北港的天上聖母一向香火鼎盛，此詩出於嘉義詩人蘇孝德之手，更具有濃厚的鄉土情誼，在蘇氏筆下，先不論迷信與否的影響，詩作氛圍所呈現的則是台灣信仰風俗當中淳樸、清靜的一面。

此外，日治時代詩作明顯多了許多有關台灣人民「職業」之作，諸如薛玉田〈飛行士〉¹⁰⁵、趙一山¹⁰⁶〈老伶〉¹⁰⁷、賴榮俊〈打拳賣膏藥〉¹⁰⁸、林幼春〈秋獲〉

¹⁰² 彭廷選(1826-1868)，字雅夫，一字升階，竹塹衰榔莊人。

¹⁰³ 同註 3，頁 78。

¹⁰⁴ 同註 2，頁 110-111。

¹⁰⁵ 同註 2，頁 216。

¹⁰⁶ 趙一山(1856-1927)，原名元安，字文徽，自號一山，字亦作益山，又號劍樓，台北板橋人。

¹⁰⁷ 同註 2，頁 219。

¹⁰⁸ 同註 2，頁 219。

¹⁰⁹以及賴惠川〈賣花聲〉¹¹⁰等，日治以降之詩作逐漸觸及各行各業的人民，不分貧富貴賤，都可以成爲詩人寫作的對象。而有關台灣的天災方面，詩人也有多面的描寫，如蕭贈烈〈風颱風〉¹¹¹：

漫天慘雨疾風衝。路絕行人殺氣濃。莫道嘉禾收穫後。傷心猶記有蕉農。

此詩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颱風的風雨對台灣帶來的衝擊，其中受害最大的則是以大自然維生的農民，土地受到狂風暴雨的傷害之後，農作物紛紛毀損，農人所受的損失可想而知。除了風災之外，台灣亦時常遭受地震之苦，在〈地震〉¹¹²詩題下，賴子清寫道：「民前六年丙午二月廿三日，嘉義，雲林一帶地大震，三月十七日又大震，死傷數萬，敗瓦頽垣，傷心慘目，將伯代呼，亟待救濟。」也因為這一場大地震，詩人紛紛寫下題爲〈地震〉之詩作，如張元榮¹¹³：

震災從古幾回觀。危險今難一枕安。昔日瘡痕猶待復。者番搖動愈雕殘。
浮屠廣做猶虛幻。賑恤施行幸勿寬。任是肝腸同鐵石。也應淚洒與心酸。

以及賴雨若：

壓死無棺蓆裹屍。慘同活葬哭妻兒。傷心萬竈無煙火。不及鷓鴣藉一枝。

歷經地震驚嚇的詩人留下了血淚斑斑的詩作，地震震毀了台灣許多的家園、波及了無數的台灣人民，卻也震出了許多關懷台灣這塊土地以及人民的心聲，在這兩首詩作當中，可明顯看出詩人對台灣的不捨以及關心，彷彿更加地貼近了台灣這塊土地。

由上述可觀察到，對於台灣之事方面，明清時代詩人所紀錄之詩作偏重於台灣風俗題材，其中又以番人以及祭祀習俗最引起詩人注意。對於番人的描寫，詩人多以「特異」或「新奇」的眼光觀之；至於祭祀題材方面，雖亦有少數單純紀錄祭祀習俗之詩作，然卻同時存在不少具批判意味的作品。大體而言，明清時代之詩作存在一種以「他者」眼光來觀看台灣風俗的特色，詩人認爲，番人相對於漢人乃是「他者」，因此紀錄下奇特的番俗；而祭祀雖屬台灣興盛風俗之一，然

¹⁰⁹ 同註 3，頁 125。

¹¹⁰ 同註 3，頁 127。

¹¹¹ 同註 3，頁 8。

¹¹² 同註 3，頁 150。

¹¹³ 張元榮(1856-1943)，字選榮，一說字少六，號選榮，嘉義東門人，原籍福建平和。

詩人卻以反思的立場來看：「是否該這麼做？」、「神鬼存在嗎？」，反思的語氣平淡如「他者」口吻。

而日治以降，詩人對於台灣之事則較為多元、多面向的描寫，諸如台灣人民的各行各業，詩人從飛行士紀錄到賣花、賣膏藥的市井小民，在詩人筆下皆鮮明生動，此外，對於當時共同記憶的颱風、地震等天災，詩人亦以悲痛的筆觸紀錄下來。相較於明清時代之詩作，此時的詩人共同歷經了社會多元化的改變，因而筆觸也更為多面，而共同承受過的天災創傷，也為詩人與台灣社會帶來更具凝聚力的體會。

四、台灣之思

在台灣之「思」此節，筆者欲較物、景、事更深入一層去探討古典詩人所想、所思考的台灣究竟為何？自明朝以來，殖民者的入侵一直使台灣這塊土地飽受侵襲，家國社會的破壞以及殖民政府的施壓亦使台灣人民備受苦痛，這也促使了當時處於台灣的文人更深層去思考己身以及台灣這片土地的關聯性為何？當中對台灣的情感又是如何？

台灣在十七世紀以後，受到西班牙和荷蘭人的入侵，直至西元 1661 年，鄭成功驅逐了所有盤據在台灣的外國勢力，將台灣開發為「反清復明」的據點¹¹⁴，至此，台灣文化及文學方面亦逐漸開拓。而明清時代的古典詩人對於古今台灣史事方面，是如何去想去「思」呢？在賴子清所編纂的《台灣詩海》當中，有一部門為「台灣部」，其中又分為三項，分別是「台灣雜詠」、「割讓獨立」以及「台灣詠史」。在「台灣雜詠」部門，賴子清特別收錄了「延平二王詩」、「延平郡王業師—錢謙益詩」以及「兵部尚書—張煌言詩」，足見賴子清對鄭氏時代的重視，鄭成功之詩由〈登峴山〉、〈復台〉起始，記述了鄭氏復台之史，〈復台〉¹¹⁵一詩寫道：

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田橫尚有三千客。茹苦閒關不忍離。

簡單四句詩，卻紀錄了鄭成功來台復業之苦，這當然亦是因為鄭成功親身經歷過驅逐荷人之事件。或許由於鄭成功來自中原，故詩中可看到鄭成功對「復台」大業的「苦」，卻還看不到他對台灣遭到侵占的「痛」，另外一首〈陳吏部逃難南來始知今上幸緬甸不勝悲憤成功僻在一隅勢不及救抱罪千古矣〉¹¹⁶則道：

¹¹⁴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2-3。

¹¹⁵ 同註 3，頁 265。

¹¹⁶ 同註 3，頁 265。

聞道吾皇賦式微。哀哀二子首陽薇。頻年海島無消息。四顧茫茫淚自揮。
天以艱危付吾儔。一心一德賦同仇。最憐忠孝兩難盡。每憶庭闈涕淚流。

此詩鄭成功明顯呈現作為一個「臣子」，對於中原霸業無奈又悲苦的心境，詩題當中「成功僻在一隅勢不及救抱罪千古矣」更明顯表達鄭成功對於自己身處中原以外之「一隅」，且無法即刻支援中原而抱憾的難過心情。相對於中原，鄭成功認為自己所處的台灣僅是「一隅」，而詩境呈顯的仍是鄭成功身為「臣子」的苦，依然無法看到鄭成功對台灣本地的情感。而在鄭成功之子鄭經的部分，賴子清所收錄的第一首詩乃〈痛孝陵淪陷〉，明顯延續了鄭成功效忠中原的情義，另一首〈滿曾使來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說憤而賦之〉¹¹⁷：

王氣中原盡。衣冠海外留。雄圖終未已。日夕整戈矛。

此「憤而賦之」之詩除了充滿憤怒之氣外，同時亦表達了壯志未竟、無能復興中原霸業之痛，相對於中原，台灣仍屬於「海外」之地，由鄭成功至鄭經之詩作，可以看到兩父子對中原霸業的雄心以及使命感，可以看到兩人對於中原深厚的情感，可惜的是在賴子清所收錄的詩作當中，仍無法看到兩人對台灣這塊土地明顯或深刻之詩作。

而在「台灣詠史」部門，賴子清所收錄的詩作當中，多首悼念的對象都是鄭氏父子，詩題諸如〈懷感兼悼延平王〉、〈登鼓浪山弔延平王〉、〈平戶村懷延平王〉以及〈新卯詩人節紀念鄭成功〉等，然而詩作當中不論是明清時代或日治時代的詩人，幾乎重點皆放置於歌詠鄭氏父子復興台灣霸業的壯志，對於鄭氏如何驅逐外夷或當時飽受外寇入侵之苦的台灣所提甚少。此外，明清詩人對於西班牙、荷蘭入侵台灣史事之思，或由於多數詩人未親身經歷、或事隔久遠，在賴子清的詩集當中，所收錄此部分的詩作並不多，而留下的詩作焦點又多停留在鄭氏霸業興盛或未竟遺憾之上。

相較於明清詩人，日治以降的詩人大多親身歷經乙未年間割台之痛，加以古典文學逐漸興盛的背景，使得此期所保留下的詩作較多，同時更加刻骨銘心。在賴子清所收錄的《台灣詩海》詩集當中，「台灣部」之中的「割讓獨立門」全然收錄了有關日治割台之詩作，如曾經協助丘逢甲抗日的謝道隆¹¹⁸有詩作〈割台書感〉¹¹⁹：

¹¹⁷ 同註 3，頁 265-266。

¹¹⁸ 謝道隆(1852-1915)，原名長聰，字頌臣，又作頌丞，手東東堡田心仔莊(今台中縣潭子)人。

¹¹⁹ 同註 3，頁 275。

和約書成走達官。中原王氣已凋殘。牛皮地割毛難屬。虎尾溪流血未乾。
傍釜游魚愁火熱。驚弓歸鳥怯巢寒。蒼茫故國施新政。挾策何人上治安。

此詩明顯可看出乃寫台事敗壞之詠，除了當中表達濃厚的痛心疾首之感外，值得注意的是謝氏以「中原王氣已凋殘」直指中原地區早已不復過往的輝煌霸業，同時割台的這個舉動也造成台灣人民傷亡慘重。就因為祖國中國推行自強新政的失敗，加以甲午一役戰敗，台灣人民成了驚弓之鳥，正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祖國中原實施新政的錯策，造成了無辜台灣人民永遠難以抹滅的傷害。此詩出於親身經歷過割台戰役之痛的謝氏，所寫下的〈割台書感〉亦是歷歷在目、相當撼動人心。

甲午割台帶給當時詩人們太大的震撼，因而在割台之後，由賴子清所編纂的詩集當中可發現，開始出現了〈哀台灣〉、〈悲台灣〉等詩題，內容皆不脫詩人對割台之際台灣處境的悲痛，在西元 1894 年才來台擔任台灣巡撫唐景崧幕僚的俞明震¹²⁰留有〈悲台灣〉¹²¹：

自浮滄海送殘陽。漸覺閒身入莽蒼。一掬酸辛成獨往。無邊天水共微光。
風檣隱隱開元氣。朔雁聲聲弔戰場。淒絕一更初魄語。故人相望涕成行。

俞氏來自中原浙江地區，然因親身經歷過割台戰事，而寫下此血淚斑斑的〈悲台灣〉，驚心動魄的戰場慘事使俞氏心有餘悸，面對台灣已遭割據的事實更使當時參與此役的兵士們流下無數辛酸、心痛的淚水。俞氏以一個中原渡海來台的臣子身分，寫下這首極為深刻的悲詩，可以相信的是，除了割台戰役造成台灣一片哀淒之外，不論是來自中原，或本身出生於台灣地區的詩人們，都為台灣遭到割據之事感到深沉的哀痛，相較於明清時代的詩人，此期詩人們共同經歷過戰爭與割據土地的打擊，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產生了更多的同情、悲哀與疼惜之情。

經歷割台事件之後，詩人們對於台灣似乎有一層更深刻的情感，丘逢甲在割台後三年，寫下了〈元夕無月〉¹²²一詩，當他看到城裡張燈結綵地慶賀，卻想到如同仙山的台灣遭逢淪陷之苦，因而寫出「看到六鰲仙有淚。神山淪沒已三年。」深刻痛楚的詩句。對於台灣遭到犧牲被割據的事，始終烙印在丘氏的心頭，而無能為力幫助台灣更帶給丘氏難以言喻的苦楚，正是「恨煞蠻雲遮隔住。東風無力為吹開。」而「他年見月應回憶。寒雨春燈此夕心。」此詩道盡了丘氏本身對台

¹²⁰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一作確士，號觚齋，晚號觚庵，浙江山陰人。

¹²¹ 同註 3，頁 281。

¹²² 同註 2，頁 5-6。

貼近而深楚的感情，即便當時他已逃離台灣，然而心中仍不時掛念著台灣，對自己手無縛肌之力更感到深深的無奈。此外，張榮燦〈環球月〉¹²³一詩亦有此意境：

冰輪皎潔海天高。偏映乾坤幾劫遭。丹桂飄香推地轉。銀河瀉影付沙淘。
空懸玉宇團圓望。照盡人間缺陷切。互古不忘家國恨。一樽相對話兵韜。

儘管戰役已過，面對皎潔的明月，張氏仍無法忘卻亡國割地的痛楚，月亮的圓缺反而讓張氏聯想到家國的興亡，亡國恨使張氏終生無法忘懷。由月亮的圓缺連結到台灣割地的悲痛，由此可知亡國之痛已深入詩人的心頭，亦可見得詩人對台灣這塊家園土地用情之深以及緬懷之痛。

諸如此類之詩作在戰後一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賴子清所編纂的詩集當中即可一窺端倪，除了上述兩詩之外，另有如陳望曾¹²⁴〈舊曆元旦書懷〉¹²⁵、許庭瑞〈台陽懷古〉¹²⁶、賴子清〈秋興〉¹²⁷、宋育仁〈乙未感事〉¹²⁸等等，不論這些詩人各有何背景與經歷，所寫出的詩作風格有何不同，但詩境皆呈現出深刻緬懷台灣的情感。在經歷過這一場世紀性的戰役之後，詩人們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感情似乎清楚地浮現、表達出來了。甚至部份詩人在異國仍時時惦記著台灣的情勢，在陳鐵厚〈登新加坡望遠台〉¹²⁹寫道：

離鄉見月已三更。胡地沙場未忍行。登此夜台一東望。家山萬里戰雲橫。

遠在新加坡的陳氏遙望著台灣的方向，儘管身在異鄉仍惦念著台灣的戰況，詩中以「家山」來稱呼台灣，足見台灣在陳氏當中已是根深蒂固的家鄉了。

此外，蔡金虎〈菲律賓雜詠〉¹³⁰一詩：

殊方淪落客心閒。盡日紛紛醉夢間。時向太平洋上望。故鄉何處是台灣。

¹²³ 同註 3，頁 4。

¹²⁴ 陳望曾(1853-1929)，字省三，號魯率，祖籍福建，後遷台南。

¹²⁵ 同註 2，頁 22。「鄉社歸來負夙期。客中又見歲星移。隔江隋柳空春色。舊國堯萱失夏時。猶守陳咸漢家曆。還編陶令義熙詩。占年自有衡門雪。阜帽新添鬢上絲。今朝亦效展眉歡。一酌屠蘇酒送寒。世外不知新甲子。座中尚有舊衣冠。詩囊初作迎年佩。野簌聊登薦歲盤。拂檻春風自來去。太平山向隔簾看。」

¹²⁶ 同註 2，頁 83。「龍蛇山勢接西東。寧靖南來有舊宮。壯肅城樓三市在。延平舸艦七鯤空。雞籠虜塚埋秋草。魁斗妃魂哭夜風。不盡興亡今古恨。滿襟淚灑杜鵑紅。」

¹²⁷ 同註 3，頁 23。「砧杵敲歸夢。霜華暗遠山。金風吹海國。愁思動江關。詩骨經秋瘦。吟鬢歷劫斑。菹鱸無限恨。腸斷塞鴻還。」

¹²⁸ 同註 3，頁 275。「萬馬渡遼河。千營夜枕戈。城亡諸將在。律喪兩軍和。伏闕書何用。憂時淚苦多。獨憐持漢節。歸雁望雲羅。」

¹²⁹ 同註 3，頁 46。

¹³⁰ 同註 3，頁 46。

同樣身在異國的蔡氏，遠望橫渡太平洋方向的台灣，掛念台灣這塊土地，全因在詩人心中「故鄉何處是台灣」。由上述可逐漸察覺，相較於清明時期詩人對台灣與己身關係的思緒，經歷過共同戰役的日治以降台灣詩人們愛護、疼惜台灣，同時亦逐漸認同台灣，取代了「中原」為家園的想法，他們開始直接以「家園」、「故鄉」來稱呼心中的台灣。正如同明清至日治以降詩人對「台灣之事」一般，詩人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有了共同的經驗與回憶，對台灣似乎更具有凝聚力，所寫的詩作也更加深刻而用情。

賴子清所編纂此三部詩集所收錄的詩作，雖僅是明清至日治時期詩作的九牛一毛，但透過這些詩集當中看到有關「台灣之物」、「台灣之景」、「台灣之事」以及「台灣之思」皆有一明顯特徵，即是明清時期的詩人以及日治以降的詩人可約略區分為兩部分：對於台灣之物，明清詩人仍多以中原或異國所傳入之物為描寫對象，而日治以降詩人則開始注意到台灣本地所生產的物品。對於台灣之景，明清詩人大多以「八景」詩為主題記述，而日治以降詩人則開始將台灣各地名勝寫入詩作中。對於台灣之事，明清詩人對於台灣番人感到奇異、對於台灣祭祀風俗略有批判，而日治以降詩人在台灣之事上則多有描寫，包括各行業的特色以及台灣所發生的天災都有所紀錄。最後，在台灣之思上，明清詩人對於台灣所經歷過西班牙、荷蘭入侵或限於大多未親身經歷，僅有客觀的描寫，詩作中亦不時出現「中原」為主的情境，而日治以降，由於割台事件帶給當時詩人太大的震撼以及痛苦，當時所產生的詩作深刻地紀錄了台灣的苦楚以及心痛之感，不論偶後詩人在台灣或在中原、甚至在異鄉，詩人們都時刻惦記著台灣的局勢以及情況，此外，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詩人開始以「家園」等字眼直稱台灣。

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在賴子清所編纂的詩集當中，日治以降的詩人比起明清時代詩人，更加關懷、注意到台灣當地本土的特色，對於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更具包容性，同時也更有歸屬感與凝聚力，在這些詩人眼中所見的「台灣」已經不僅是相對於中原而存在，更是詩人根深柢固的「家園」。

第三節 詩歌選集之意義與成就

一、文獻保存之貢獻

在本章第一節的部分有稍微提及，賴子清編纂詩集的難度與其貢獻，除了前

述趙雲石的序文外，謝汝銓亦在序文¹³¹指出：

君十數年來。苦心孤詣。搜羅台灣開闢三百餘載。在籍。客居。宦遊。流寓。風雅人士。豪情蔚勃。鬪韻攤箋。逸興遄飛。狂吟把盞。翰墨新緣。跡留泥雪。敦槃高會。氣吐風雲。半壁江山。掃苔題石。一亭長短。折柳贈鞭。清詞麗句。手寫心藏。鉅製鴻篇。分門彙纂而又作者其人。里居姓氏。人品官階。紀畧附存。將排活印。問序於余。試為瀏覽。真箇扶輪大雅。軌範前賢。何殊笠澤叢書。津梁後學。吉光羽拾。清才傳鯤島之人。長慶集成。重價索雞林之賈。是為序。

在序文中，可看出謝氏大力稱許賴子清編纂詩集的苦心，同時亦可看出賴氏爲了編纂首部詩集—《台灣詩醇》，耗費了十數年的心力網羅台灣古今古典詩作，詩集當中的詩人更不分在籍、客居、宦遊或流寓人士，只要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留下動人作品的，都是賴氏搜羅的對象，由此更可想像其所需要耗費的心思與精神，目的即是爲了讓這部詩集更爲完整，盡量做到無遺珠之憾。這點在賴雨若的跋文¹³²亦可看出：「吾謂開台以來諸名士之著作。可比滄海之遺珠。而鶴洲收諸著作於台灣詩醇者。恰似仙人之拋網。把此沉沒可愛之遺珠。一網打盡。俾得再現於世。放其光明。而且與眾共之。與眾玩之。不亦樂乎。」在《台灣詩醇》當中，賴子清自稱「詩凡一千五百首。作家六百九十二。」¹³³如此龐大的數量，可看出他極其所能想要達到賴雨若所謂「一網打盡」之目的，因而賴氏捨棄專門搜羅少數作家作品的做法，改以將台灣文學長達三百餘年來的作家作品，採取較爲「平均」的方式，將一些原本在台灣古典文學上極有可能成爲遺珠的詩人與詩作，得以流傳後世。

而在戰後初期所刊行之《台灣詩海》，有了前行《台灣詩醇》的輔助，此書務求更爲完善，賴子清在自序¹³⁴當中表示：「余於十九年前既編詩醇，惜名實未稱，茲又不揣固陋，弄斧班門，選編是書，略加注釋，亦在保持文獻，以俟後人采風，拋磚引玉。」對於日治時期所刊行的《台灣詩醇》，賴氏謙稱爲「班門弄斧」，然而由此段序文可看出，其人在編選此二詩集意圖在於「保持文獻」，由今日的眼光看來，此二詩集確實也達到了這項貢獻。魏清德在序文中也指出：「瀛社吟友賴君子清。囊著台灣詩醇。後更傍蒐廣采。著台灣詩海。猶辭書中之有辭

¹³¹ 同註 2，〈序二〉。

¹³² 同註 2，〈跋〉。

¹³³ 同註 2，〈自序〉。

¹³⁴ 同註 3，〈自序〉。

海。河伯東行不見水端。乃望洋而歎。海之於水。其不為量數也可知。侯官石遺陳先生衍。集所傳聞。所聞所見。刊行近代詩鈔。繼錢唐仲甫張先生應昌所輯清朝詩鐸。皆富於篇帙。蔚為巨觀。亦君之詩海。與之鼎足而為三。」魏氏將《台灣詩海》比擬為辭海，意指其包羅廣采，更將其與清朝的《國朝詩鐸》¹³⁵、民初的《近代詩鈔》¹³⁶稱其鼎足為三，對《台灣詩海》給予其高評價，由此可看出《台灣詩海》以聚集眾多台灣古詩細流成海之宗旨，為這些細小的分流得到傳留後世的機會。

至於在民國七十一年所刊行的《台海詩珠》距離另兩本詩集雖然年代久遠，保持文獻的貢獻與難度亦不如前兩本詩集，賴子清在自序¹³⁷當中言及：「現時本省各地詩社仍盛，許多社員苦無良參考書，多勸余再著，余知出版費比十數年前加昂數倍，為保持科舉時代之輝煌文化，特選科甲、鄉宦、流寓、武功官員、善士、閩秀等之佳作數千首，輯為台海詩珠。」此詩集所收錄之詩作與前兩本詩集有不少重疊之詩作，然由此言可知賴子清以八十六歲高齡刊行《台海詩珠》，目的除了應當時詩社成員要求外，亦欲維持科舉時期台灣古詩盛行的輝煌文化，賴氏將其編為詩集，主旨仍在流傳給更多後代詩友一睹古典詩界興盛的一頁。正如前述趙雲石所言：「費盡搜羅苦心。甚至蒐集絕版。或手抄秘本。其中不少大人物之傑作。誠詩學之津梁。文獻之圭臬也。對於已往古人。尤能發潛德之幽光。網遺珠於滄海。厥功偉矣。」

總而言之，三部詩集廣羅明清至日治時期的古典詩人作品，使得諸多當時或今日資料已不復見的古典詩人作品得以保留下來，這對當時收集作品的賴子清是個相當艱鉅的工作，在今日卻也成為極為可貴的史料。因而，由此三部詩集的題名、分類以至詩人、作品等搜羅可清楚地看到，賴氏身為一名古典詩人，對古典文學具有深厚的使命感，而這三部詩集正是其人留給台灣古典文學界最豐厚的資源。

二、著重點置於「台灣」之思考

本章節主要所探討賴子清編纂的三部詩集—《台灣詩醇》、《台灣詩海》以及《台海詩珠》，三部詩集皆以「台灣」或「台」字命名，其為台灣編纂詩集的立意明顯。其中，編於日治時期的《台灣詩醇》及編於戰後初期的《台灣詩海》以詩題為詩集分門別類之方法，從天文、時令以至人事、器用等，將自明清至日治以降時期古典詩人所描寫台灣的各景各物，一一收錄於詩集當中，刻畫了一個鮮

¹³⁵ 清·張應昌編：《國朝詩鐸》，1869年。

¹³⁶ 陳衍編：《近代詩鈔》，1923年。

¹³⁷ 同註10，〈序〉。

明的台灣景象。前曾言及趙雲石序言¹³⁸曰：

吾台為海上神山。山則拔海萬尋。海則重洋巨浸。天寶物華。文光斗射。地靈人傑。俊彩星馳。詩人輩出。詩運昌明。沈斯庵福台新詠而後。士之以詩鳴者。尤屬美不勝收。即流寓諸公。亦多佳詠。最近而詩社林立。詩幟風飄。尤稱極盛。蓋山川人物。風俗民情。足以供文人之題詠。抒學士之文章。其蔚而發於詩也。有必然之勢也矣。不有以集之。何以掄詞林之風雅。揚海國之文華哉。今者。幸有賴子清氏之詩醇。其所搜求編輯者。凡吾台鄉宦流寓。翰林進士。舉貢生員。得三四百人。合近代詩人約近七百名。得詩千五百首。無體不備。多有關於台灣歷史地理。人文風俗。及咏史諸作。或新文明利器諸題。古來詩集所無者。亦多選入。特殊題目。且附有註釋。特殊人物。亦注明其略歷。及學位官職。雅號。官章。籍貫。分門別類。費盡搜羅苦心。甚至蒐集絕版。或手抄祕本。其中不少大人物之傑作。誠詩學之津梁。文獻之圭臬也。對於已往古人。尤能發潛德之幽光。網遺珠於滄海。厥功偉矣。

趙氏此番序言，除了可見賴子清搜羅詩作之不易以及詩集貢獻之大以外，亦可見得台灣自沈斯庵以至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社林立，古典詩作興盛，這亦代表當時台灣古典詩界已臻於成熟境界，可惜的是當時鮮有關於台灣古典詩作的詩集產生，然賴子清不僅以「台灣」為詩集之名稱，內容更廣羅台灣各時期之古典詩人與古典詩作。

賴子清曾云：「各部之中。地理遊眺宮室三部。採入特多者。以其多關台灣。所以表揚鄉土特色也。」¹³⁹他在《台灣詩醇》當中由以地理、遊眺以及宮室三部門所收錄詩作最多，正是其有意發揚台灣鄉土特色之因，由此可見，賴子清在編纂詩集時，所分類部門以及部門下所搜羅詩作之多寡等，皆不忘符合詩作主題——「台灣」為主要特色，並且詩集當中詩作以及詩人搜羅數量之龐大、為數眾多，亦可看出賴氏意欲堆砌一部確實屬於「台灣」的詩集。

此外，在《台灣詩醇》與《台灣詩海》二詩集當中，其分門別類的項目多是有關台灣歷史地理以及人文風俗，搜羅有關台灣各面向的詩作，打造一部真正的台灣詩集，從詩作當中亦可描繪出一個明清至日治的台灣景象。特別戰後初期刊行的《台灣詩海》當中，更增添一部「台灣部」，部門下三類別分別為：「台灣雜

¹³⁸ 同註 2，〈序一〉。

¹³⁹ 同註 2，〈自序〉。

詠」、「割讓獨立」以及「台灣詠史」，由類別可看出賴子清對於「台灣」的注重，有別於中原大陸，台灣遭到割讓、日政府入侵以至台灣戰後，已有屬於自己的歷史，賴氏亦藉由此類門搜羅相關詩作，有顯於「台灣」的獨特性。

三、台灣(古典)文學觀念之形成

賴子清所編纂的詩集，延續上述著重點放置於「台灣」的觀點，詩集本身收錄諸多台灣古典詩作，而由此亦可將子清編纂的詩集當作是台灣古典文學的產品之一。在賴子清所編纂的第一部詩集《台灣詩醇》以前，台灣鮮少如此較具台灣鄉土意識的詩集，而在日治時期《台灣詩醇》以廣羅台灣古典詩人與詩作的詩集誕生，確有其難能可貴之處。

今日言及台灣古典文學，皆以明朝「海東文獻初祖」沈斯庵以降三百年為準，而對於台灣古典文學最早建構較為完整的，當屬西元 1943 年黃得時所表發的〈台灣文學史序說〉¹⁴⁰，賴子清《台灣詩醇》刊行於西元 1935 年，較黃氏文章尚早了八年的光景，雖然他編纂的乃古典詩集，並非完整建構台灣古典文學史，然則在當時能夠有架構一部台灣古典詩集的觀念，實屬不易。尤其在《台灣詩醇》序文開頭中，賴子清指出：「三百年來。我台文物昌明。人才蔚起。滄桑後詩學勃興。輒近漢學式微。端賴韻學以延一綫。第以通儒碩學。日漸淪亡。」¹⁴¹一開始即道出「三百年來」台灣逐漸興盛昌明的歷史，更暗示日治以後台灣古典詩壇的勃興，在當時誠為漢學的唯一命脈。賴子清此言，簡單道出台灣古典詩的情況，然而當中亦可看出賴氏之所以編纂《台灣詩醇》之理念，乃是欲將當時漢學唯一命脈的古典詩，得以繼續延傳下去。

此外，賴子清自序¹⁴²亦云：「今日談漢學者。又不可不知詩。學詩機關。雖詩社林立。詩集繁多。而欲得有關於台灣歷史地理。人文藝物。或文明利器之題。固寥寥不數觀也。」此番話可知他對於古典詩的重視，認為古詩為漢學的入門知識，當時詩社、詩友雖眾多，但苦無一統整之道，因此欲得關於台灣歷史、地理、人文或藝物等詩作亦為不易，因而也促使賴氏有意編纂此部詩集。當中可看到的除了賴氏的使命感外，更可發現的是，他對於古典詩作當中得以保留有關台灣各方面珍貴史料的認知。

因而，賴子清在編纂詩集之時，亦在以文學保留台灣的歷史，正如賴兄雨若所言¹⁴³：「顧我台灣。孤懸海上儼如世外桃源。居是島者。多屬明末忠臣之遺裔。

¹⁴⁰ 此文見張文環主編：《台灣文學》3:3，1943.7。

¹⁴¹ 同註 2，〈自序〉。

¹⁴² 同註 2，〈自序〉。

¹⁴³ 同註 2，〈跋〉。

英俊之流。隱逸之士。代有其人。惜乎。昔時航海之技術未精。與大陸之交通不便。雖有出類拔萃之才。鮮有機會。可與群雄抗手。逐鹿於中原。」賴雨若此言指出《台灣詩醇》之重要性，然亦可看出在賴雨若以及賴子清心中，即便是孤懸海外渺小的台灣島嶼上，文壇卻不乏出類拔萃之人才，雖鮮有機會與中原文人交流往來，卻不可抹滅台灣文壇所出現眾多的佳作，而這也正是賴子清編輯詩集的目的。

以今日眼光而言，賴子清此三部詩集為台灣古典文學帶來極為珍貴的史料，成就與價值確實非凡，最末以許藜堂〈題台灣詩海〉一詩¹⁴⁴作結：

散佚難資文獻考。搜羅端費苦心成。他年民國修詩史。應記詩人賴子清。



¹⁴⁴ 同註 3，〈題台灣詩海〉頁 2。